

世 界 通 史

近 代 部 分
第廿三分冊

世
學
通
史

第二十九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拉丁美洲

第一节 經濟政治概況

經濟狀況 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在十九世紀初先後獲得獨立，但是，獨立運動並沒有給拉丁美洲人民帶來真正的自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統治崩潰後，英、美、法、德等國又相繼侵入。

英國對拉丁美洲的經濟滲透最厉害，直到二十世紀初，它仍是南美各國的主要投資者和債主，控制

着這些國家的貿易。一八七八年，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資為二百七十萬英鎊，一九一三年增至十億英鎊。法國投資在一九一三年達十六億美元。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德國的經濟勢力也滲入拉丁美洲。一八八九年，德國在巴西的投資為四千八百七十萬馬克，一九〇八年增至八千四百五十萬馬克；同時期對智利輸出從二千八百三十萬馬克增至五千二百四十萬馬克。美西戰爭前後，美國在拉丁美洲積極擴張勢力。一八九七年，它的投資還不到三億美元，一九一三年就達十五億美元。

各帝国主义国家向拉丁美洲倾销商品，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开办工厂，经营经济作物，设立银行，进行投资活动和高利贷盘剥。到十九世纪末，拉丁美洲各国的主要经济部门，如中南美洲的热带作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智利的硝石和铜，都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公司所控制。它们强使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符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大力推行单一作物制：在巴西、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的许多地方种植咖啡，在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种植香蕉，在厄瓜多尔种植可可，古巴则成为甘蔗种植园。除阿

根廷外，拉丁美洲各国的粮食生产都不能满足本国需要，谷物和肉类要从国外输入。

第一次大战的前夕，英、美、德三国争夺拉丁美洲市场的斗争空前尖锐。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额已超过英国，德国也迅速赶上英国。一九一三年在拉丁美洲输入的比重中，美国占百分之二五，英国占百分之二四·四，德国占百分之十六·六，在输出的比重中，美国占百分之三〇·八，英国占百分之二一·二，德国占百分之一二·四。但在全部投资中，英国仍超过美国三至四倍。

拉丁美洲各国仍盛行大地产制。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世界市场对拉丁美洲农产品需要的增加，大地产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地主、天主教会和外国资本家采用各种卑鄙手段，如垄断水源、丈量土地、强迫迁移等，剥夺农民的耕地。墨西哥在龔沙雷斯統治时期（一八八〇——一八八四年），仅一次丈量就使四分之一的土地落到外国资本家和本国地主、政客手中。阿根廷的独裁者把一亿五千万英亩的印第安人土地强行分给大地主和外国垄断资本家。据一九一四年统计，阿根廷有五千四百万公頃土

地集中在二千个占有一万到三十万公頃土地的大地主手中。

被剥夺土地的广大农民不得不在地主庄园里忍受封建的甚至奴隶制的剥削。他們除繳納地租和負担各种苛捐杂稅外，每年还須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時間为地主服各种劳役。債務奴隶制在一些国家里面仍然盛行，无力偿債的农民世世代代丧失自由，和奴隶一样为地主服劳役。地主有权追捕逃跑的債務奴隶並加以毒打。农民还受到許多額外剥削，他們必須到地主商店里购买日用品，使用地主农具。

要付高額租金，产品只能卖給地主。

帝国主义的控制与大地主的剥削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农民被剥夺生产的条件，土地大片荒蕪。巴西全国有二分之一的土地是可耕地，但实际耕种的土地只占百分之一·六。大地产制也阻碍着工业发展，农民购买力薄弱，国内市场狭小。同外国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大地主掌握着国家政权，他們秉承外国政府的意旨，采取自由貿易政策，严重地損害了脆弱的拉丁美洲民族工业。

尽管如此，随着拉丁美洲各国进一步卷入世界

市場，民族工業在這個期間還是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在阿根廷、巴西、烏拉圭、智利和墨西哥，出現了紡織、皮革、肉類、乳品等輕工業部門。矿业、農業和畜牧業有了一定的增長。農業中資本主義經濟也有了發展。許多大牧場主雇用農業工人，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農場，成為資產階級化的地主。

政治狀況 獨立後的拉丁美洲各國，除巴西外，名義上建立了共和制，但實際上並沒有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廣大人民羣眾在政治上處於無權的地位，黑人和印第安人更遭到種族壓迫和歧視。大多數

國家實行軍閥獨裁制度，即所謂考迪羅〔二〕主義。

考迪羅主義是在拉丁美洲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的大地主专政的一种形式。拉丁美洲各国的資本主
义经济发展較慢，資产阶级力量薄弱，因而封建大地
主在政治上一直占統治地位。他們也得到教会和軍
队的支持，教会是大地主所有者，而军队是封建勢力
借以維护統治的工具。許多考迪羅都是从军队中产
生的。地主集团依靠这种軍閥獨裁制度来維护統治，
鎮压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勢力侵入拉丁美洲后，这些
独裁者又与帝国主义相勾結，以出卖民族利益，换取

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帝国主义国家也利用这些独裁者作为代理人，以保护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独裁者拥有无限制的权力，他们任意修改宪法，甚至停止实施宪法，宣布军事统治。他们还搜括民财，抢劫国库，贪污受贿。各个地主集团为了夺取政权，经常发动军事政变。玻利维亚在七十四年中发生了六十次「革命」，委内瑞拉在七十年中有过五十次「起义」，哥伦比亚在七十年内爆发过二十七次内战。独裁者把这些政变说成是为了使人民解脱苦难，

促进国家的繁荣，但每次政变不仅没有触动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反而使这种制度更加巩固。

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生活经常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帝国主义国家运用经济、军事、外交和其他压力，粗暴地干涉拉丁美洲各国的内政，其中以美国最为露骨。十九世纪末，美帝国主义打着「门罗主义」的幌子，在拉丁美洲积极扩张势力。美国为了直接控制拉丁美洲，建立了「泛美联盟」（一八八九年），并施用「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奴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继侵占古巴（一八九八年）和夺取巴

拿馬運河地峽（一九〇三年）后，一九〇五年，美國又以索取債務為借口，派遣稅務人員到多米尼加強行徵稅。一九一一年，美國與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分別簽訂貸款條約，強使兩國屈從美國。標榜要同拉丁美洲建立「友好」關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六年公然兩次出兵干涉墨西哥革命。一九一二年，美國派兵占領尼加拉瓜，一九一五年，又強迫海地簽訂條約，奪取关税、公用事業和警察的管理權。一九一六年，美國以鎮壓多米尼加共和國「叛亂」為名，駐軍多米尼加，把它變成保護國。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加勒比海各国已沦为美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人民运动

从十九世纪独立战争时期起，奴隶制度就陆续废止或受到限制。只有在巴西，奴隶制度直到一八八八年才正式废除。但奴隶并没有得到彻底解放，他们没有土地，仍受地主的剥削。土地问题是拉丁美洲各国的主要问题。农民运动在巴西、阿根廷和其他地区不断发生。阿根廷在一八九六年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的农民暴动中，起义农民建立了土地联盟，提出减轻赋税

負擔、進行土地改革、給予政治自由等項要求。同一時期，在危地馬拉、委內瑞拉、多米尼加等地都曾發生農民運動。農民戰爭是墨西哥一九一〇——一九一七年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內容，也是這一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運動。

拉丁美洲各國民族資本的力量較弱，因此民族資產階級也很軟弱。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業資產階級才在少數國家形成。但是他們的发展不斷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遏制和壓迫。在一些較先進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人民運動的推動下，也參加了

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拉丁美洲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非常恶劣。工作时间一般是十二至十四小时，工厂没有起碼的劳动保护，伤亡事故很多，厂主和监工可任意鞭打工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工人的处境尤为悲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現了第一批工人組織。巴黎公社失败后，部分公社参加者流亡到拉丁美洲，傳播社会主义思想。八十年代，在許多国家发生罢工运动。各国工人从九十年代起广泛展开庆祝五一节活动。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現了社会主义小

組和政党。拉丁美洲各国工人运动从最初就具有反帝性质，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經濟部門都掌握在外國資本手中。但由于近代工业的不夠发达，无产阶级不很强大，小資产阶级在工人中还占优势，又有大量移民来自西欧，因而蒲魯东和巴枯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有很大市場，龔伯斯主义对拉丁美洲也发生了恶劣的影响。

第二节 古巴人民爭取民族独立的

斗争

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的古巴 古巴是西印度羣

島中最大的島嶼，物產丰饒，適宜種植甘蔗、烟葉，還有大片原始森林和地下矿藏。哥倫布曾在古巴登陸，稱它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十六世紀初，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古巴，灭絕原住島上的印第安人，建立了殘暴的殖民統治。十九世紀中，他們就在哈瓦那開設糖廠，從英國人口販子手里換來幾十萬非洲黑人，從中國騙拐幾萬華工，驅使他們在甘蔗和烟草種植園從事奴隸勞動。一八一七年，糖產量為七萬噸，到一八九四年超過一百萬噸。

古巴的富饒引起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垂涎。

美国从一八一九年兼并佛罗利达后和古巴相隔仅九十浬，对古巴虎视眈眈。还在「門羅宣言」发表前，国务卿阿丹姆斯就悍然宣称：「古巴脱离西班牙后无以自立，只能倒向美国，根据与苹果落地相同的自然法则，美国也不能把它从怀抱中推开。」英国和法国对美国的兼并野心提出抗议，并于一八五二年向美国建议三国共同发表永远放棄占取古巴的声明，但美国坚决反对。一八五三年，美国总统庇亚士指令驻西班牙公使以一亿三千万美元的代价向西班牙购买古巴。遭到拒绝后，美国驻西、英、法三国公使发表

聯合聲明，公然宣稱美國要購買古巴，或不經西班牙同意占取古巴。雖然美國政府隨即「否認」這個宣言，但對古巴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在十九世紀初拉丁美洲獨立戰爭時，古巴愛國人士曾與西蒙·玻利瓦爾聯繫，要求他支持古巴起義。一八二三年八月，準備中的起義計劃為內奸泄露，許多領導人被捕，有的被放逐到西班牙，有的逃亡至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獨立戰爭後，西班牙對古巴加紧控制和壓榨，由西班牙高級官員、商人和古巴種植場主組成的「半島黨」⁽²⁾人堅決

反对独立，反对释放黑奴与自由貿易。他們招募「志愿队」，組成反动的軍团，恣意鎮压人民运动，殘害爱国人士。貪污的官吏在哈瓦那和圣地亚哥榨取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的进出口稅，在内地更是无法无天。古巴人民忍无可忍，从一八六八年起对西班牙統治者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武装斗争。

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斗争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以卡洛斯·馬努埃尔·德·塞斯

同音〔二〕「半島」指西班牙殖民者故土比利牛斯半島，「半島黨」

類名言人即親西班牙分子。

佩第斯为首的爱国人士，在奥连特省亚拉种植园秘密集会，宣布古巴独立。他们释放自己的奴隶，抛弃家园，和革命基本群众黑奴和其他劳动者退入丛林，建立「自由古巴」共和国。起义的口号是「打倒西班牙統治」「廢除奴隶制度」。起义队伍在几月内从一百余人扩大到二万六千人。西班牙的殖民军和「志愿队」的烧杀和酷刑反使革命者更加坚强，自由古巴的根据地日益扩大，几乎威胁着所有省份。他们把种植园变成了堡垒，一面生产，一面战斗。

最出色的将领是有黑人血统的安多尼奥·馬

西奧，他英勇善戰，有「青銅巨人」之称。他堅信古巴能凭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反对美国干涉。他曾說：「我們不需要外国干涉来加速或推迟胜利。如果我們希望縮短時間，在几天內就取胜的話，那么請拿二万五千到三万支枪和一百万发子彈來。」馬西奧常用一句簡單明确的格言教导革命战士：「自由不是乞求来的，而是用刀柄贏得的。」

十年战争使西班牙殖民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革命陣營內部意見分歧，一部分領導者主張与西班牙議和。一八七八年二月，双方簽訂和約。西班牙

同意宣布大赦，釋放奴隸，實施行政改革。這些諾言不久就都成了空文。不過，人民的鮮血沒有白流。十年戰爭鍛煉了古巴人民，加強了他們爭取自由的意志，培养了許多出色的战士。

馬西奧和他的战友堅持古巴應有完全的獨立，拒絕議和。他們先后逃亡國外，繼續組織革命活動，在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和加勒比海一帶建立革命據點。一八八四年，馬西奧在紐約會晤了古巴優秀的革命領導者何塞·馬蒂。

何塞·馬蒂（一八五三——一八九五年）是

古巴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詩人，出身于西班牙貧苦家庭。他把自己的这一生全部獻給了祖国的解放事業。何塞·馬蒂很早就參加革命斗争，十五岁时創办《自由祖国》刊物，十六岁时因參加爱国活動被处苦役，这一年，他写下了他的理想：

「我的梦想成了現實……：我国的人民呀，
可爱的古巴人民，他們已把胸膛挺起，
他們咬紧牙关过了三百年的痛苦生活，
他們受了三百年暗无天日的压迫奴役。

如今我国人民砸碎了鎖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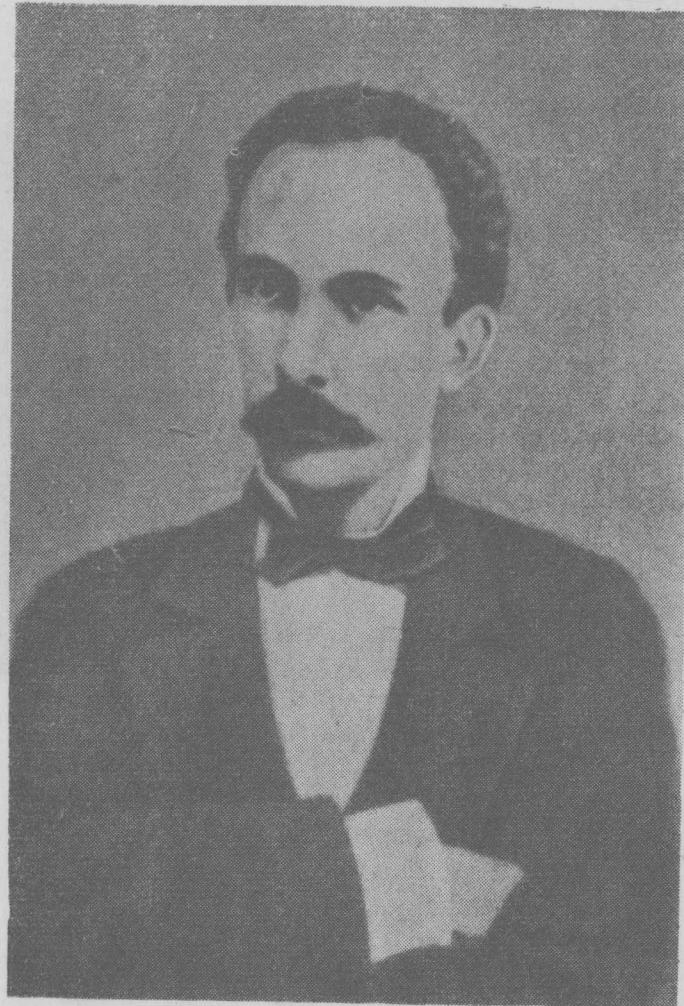
沿着自由胜利的大道昂首走去。

我的梦想实现了，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美
丽！」

十八岁时，何塞·馬蒂被流放到西班牙，他在那里繼續用詩人响亮的呼声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何塞·馬蒂深知单一作物制的危害，他指出：「一个民族一旦把它的生存建筑在单一作物基础上，就等于自杀。」他也反对少数人的政变，坚持古巴革命必須通过人民的斗争方能取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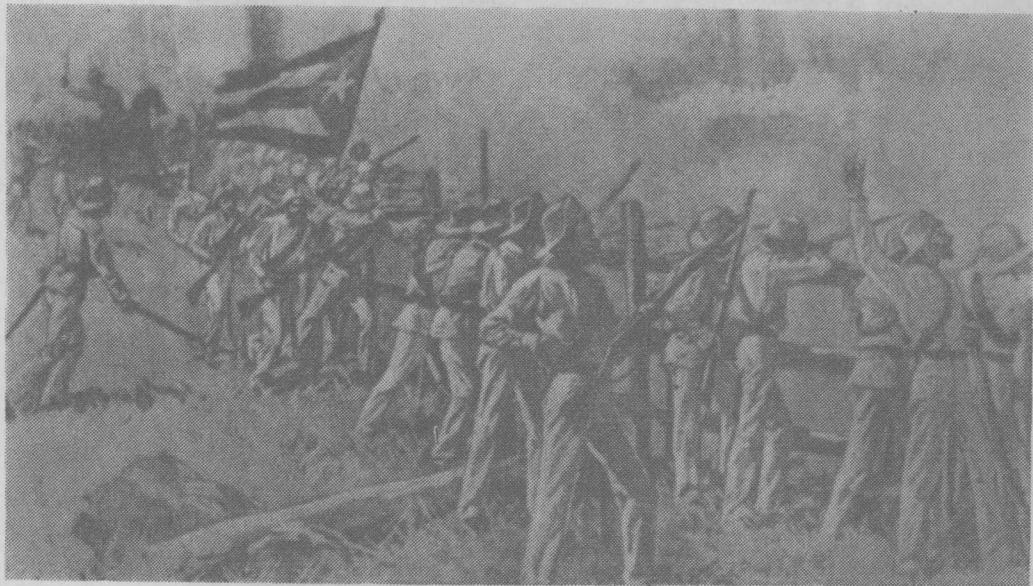
和他的战友馬西奧一样，他反对一八七八年的和約，认为这只是一次休战。一八八一年，他流亡到美国，努力积聚革命力量，不倦地在紐約、佛罗利达等地的古巴侨民中进行宣傳，募集經費，組織力量。他洞悉美帝国主义的詭詐，对美国援助不存任何幻想。早在一八八九年美国召开第一次泛美會議时，他就識破泛美联盟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要人民对它提高警惕。他辛辣地说：「我在惡魔的腹內住过，我熟知它的五脏六腑。」

一八九一年，何塞·馬蒂組織古巴革命党。到一



古巴民族英雄和詩人

何塞·馬蒂



古巴起义軍

八九五年，起义已准备就緒，二月二十四日，爱国者在东部举起革命的义旗。何塞·馬蒂和他的战友馬西奧、哥美斯等于四月間率領革命战士在古巴登陆。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何塞·馬蒂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幸在起义三个月后就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馬西奧不久也陣亡。但起义軍繼續战斗，到一八九七年已控制了古巴領土的一半，从根本上动摇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正当民族革命斗争已經取得決定性胜利的时刻，美帝国主义以「同情」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屠杀为名，发动美西战争。西班牙殖民者被逐出，代之而

来的是更凶恶的殖民国家——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奴役政策 在对西班牙宣战以前，美国国会曾于一八九八年四月通过一項決議，宣布古巴应成为独立国，并保証「美国除实行綏靖意图外，絕无在上述島屿（指古巴）树立其主权、管轄权或監督权的任何意图」。但战后美国立即撕下假面具，对古巴实施了四年軍事管制，并監督古巴选举制宪會議。一九〇一年，制宪會議通过了以美国宪法为藍本的宪法草案。美国对这个宪法表示不滿，竟提出所謂「普拉特修正案」，强迫古巴把这个

「修正案」列入宪法作为附录。「普拉特修正案」强迫古巴同意：「美国为保卫古巴的独立，为維持一个足以保障公民生命財产的政府……有权对古巴进行干涉」。同时規定美国有權在古巴建立軍事基地；古巴未經美國同意，不得和其他国家簽訂條約和协定，不得举借外債，还須承认美國在占領期間所获得的一切特权。美國随即取得了关塔那摩等两个軍事基地。这样，古巴实际上已淪为美國保护国。

美帝国主义占領下的古巴成为美國的农业殖民地，二分之一的土地种植甘蔗，六万公頃土地种植

烟草，人民的食糧却要从国外輸入。美國壟斷資本霸占了古巴丰富的鐵矿。美帝国主义的軍事統治和压榨激起了古巴人民的不斷反抗。一九〇六年八月，爆发了反对賄选總統的起义。美國公然遣軍鎮压，派总督代行總統职务，妄图借此长期占领古巴。在古巴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國才撤走侵略軍。一九一二年，爆发大規模的黑人起义。美帝国主义又以武力支持傀儡政权，血腥地鎮压了起义。美国总统塔夫特借口「保护侨民」，派軍艦进驻关塔那摩灣。詭称这是「普通措施，与干涉无关」。一九一七年，古巴人民为

反对靠舞弊取得政权的美国傀儡美諾哥尔，举行起义，再度被美国派来的军队镇压。同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古巴也拖入战争。

中古人民的战斗友谊 早在一百多年前，西班牙

牙和英国人口贩子就以拐骗、绑架和贩卖等卑鄙手段，把大批华工骗往古巴。据清政府统计，一八四七——一八七八年期间骗往古巴的华工达十一万四千零八十一人，途中死去的不计其数。华工和古巴劳动人民一样，过着非人的生活，象牛马一样被贩卖奴役，在鞭子、铁链、枪杆下，每天劳动十四小时以上。在古巴

人民為爭取獨立的十年戰爭中，華工和古巴弟兄並肩戰鬥，在古巴土地上流下了鮮血。華工也參加了何塞·馬蒂領導的一八九五年起義，起義的古巴人民曾熱情贊揚華工的英勇說：「在古巴爭取民族獨立的壯烈的戰爭中，中國人象猛虎一樣在戰場上搏鬥。……他們為古巴獨立慷慨地流盡了自己最后一滴不留名的鮮血。」為了紀念在一八九五年古巴獨立戰爭中犧牲的中國戰士，在哈瓦那樹起了一座紀念碑，碑上銘刻着這樣的話：「在古巴的中國人沒有一個是逃兵，沒有一個是叛徒。」中古兩國人民在共同

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中建立了革命的友谊。

第三节 一九一〇——一九一七年

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

狄·亚·斯·的·反·动·統·治·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初，墨西哥处在軍人波菲利奧·狄·亞·斯的独裁統治

(一八七六——一九一一年)下。狄·亞·斯是甘蔗种

植場主，是美帝国主义和國內大地主和天主教会反动势力的代表。他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允許外国壟断資本家享有各种特权：开采矿山，开办工厂，修建铁路，經營种植园，并无耻地把这些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称为「国家工业化」。到一九一〇年，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达十亿五千八百万美元，而墨西哥本国的投资仅七亿九千三百万美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油田都被美国所霸占。英国资本也渗入墨西哥，在石油、贵重金属、糖、咖啡等工业部门和公用事业中占很大比重。法国垄断资本在纺织业中占重要地位。

狄亚斯剥夺农民和印第安人土地，分配给大地主和外国垄断公司。在他统治时期，共剥夺一亿三干五百万英亩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七。下加利福尼亞有四个地主分得三千万英亩土地，东北地区

有一个地主得到一千二百万英亩。外国壟断公司也占有许多土地。二百九十六个外国地主占有墨西哥土地的百分之一六·二。在西那洛州，一家美国公司就占有五十万公頃土地。绝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他们或者租种地主土地，忍受封建剥削，或者去当季节工人，每天只能赚得微薄的工资，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土地问题是墨西哥人民最主要的问题。反对大地主和外国壟断公司侵占土地的斗争成为墨西哥革命的主要内容。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八

八六年，共有棉紡織厂一百一十家，毛織厂二十七家，造紙厂十家，肥皂厂一百四十六家，卷烟厂四十一家，玻璃厂七家，酿酒厂三千一百七十五家，制造其他产品 的工厂一百九十二家。但是，采矿业（石油、銀、鉛和銅）則几乎完全为外国壟斷公司所操纵。外国壟斷資本对墨西哥工业的控制严重地阻碍着墨西哥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驅逐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經濟政治勢力也是墨西哥革命的主要任务。

随着工业的发展，墨西哥无产阶级也开始形成。无产阶级遭受殘酷的剥削，从七十年代起就为爭取

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斗争。六十七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墨西哥传播，以胡安·德·馬塔·利維拉为首的第一国际墨西哥支部也在这一时期成立。一八七一年出版了宣传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报》，一八七八年建立了社会党。工人运动遭到狄亚斯独裁政权的摧残。社会党及其他工人组织被解散，罢工运动遭到镇压。但是无产阶级坚持斗争，半合法的工人报纸继续宣传馬克思主义，一八八八年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队伍更加壮大，一九一〇年，全国有矿

工七万九千人，紡織工人三万二千人。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影响下，墨西哥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一九〇六年，「自由工人大同盟」組成，出版《社会革命报》，号召工人为保卫自己利益、为推翻狄亚斯政权而斗争。同年，美国投資的卡納尼亞銅矿工人举行罢工，遭到政府军队和美国军队的联合镇压，许多工人被枪杀。一九〇七年，政府军队又打死了数百名罢工工人。屠杀引起了工人的无比愤怒，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在奇华华州、下加利福尼亞州、桑諾拉州、帖馬烏立帕斯州都发生了波瀾壯闊的反政府斗争。

但更大規模的斗争是农民为争取土地的武装起义。占农业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印第安人和欧印混血人，斗争特别激烈。一九〇九年的灾荒逼使更多农民投入革命队伍。农民运动的主要根据地是北方的奇华华州、杜兰克州和南方的莫列洛斯州。

北方农民运动的领导者是弗兰西斯哥·微亚（一八七七——一九二三年）。微亚是一个债务奴隶，十六岁时因打死强奸他姐妹的官吏，逃入山中。他领导游击队没收地主的财产，把土地分给农民。当时流传着许多关于微亚的传说和歌曲。南方农民运动

的領導者是艾米列諾·查巴塔（一八七七——一九一九年）。他出身于莫列洛斯州貧农的家庭，家里的耕地和同村村社的土地都被地主夺去。查巴塔遂领导农民起义，在山中进行游击战争。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地主也起来反对狄亚斯政府，企图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一九一〇年总统选举前，他们推举自由党人弗兰西斯哥·馬德罗为候选人。馬德罗出身于科阿輝拉州富裕的地主家庭，拥有大片土地和许多工厂、矿山，是典型的地主资本家。馬德罗的企业和矿山直接受到美国壟断公司的侵

害，因此他提出保护民族工业、反对独裁、建立宪政国家等要求。但在这届总统选举中，狄亚斯依靠恐怖势力，再度当选。狄亚斯对自由党和馬德罗横加迫害，在选举前就逮捕了馬德罗。

狄亚斯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宣布群众组织为非法；人民稍有反抗就遭到残酷镇压，宪法已成为一纸空文。狄亚斯的反动措施激起广大人民更大的愤怒，促成一九一〇年革命的爆发。

一九一〇——一九一七年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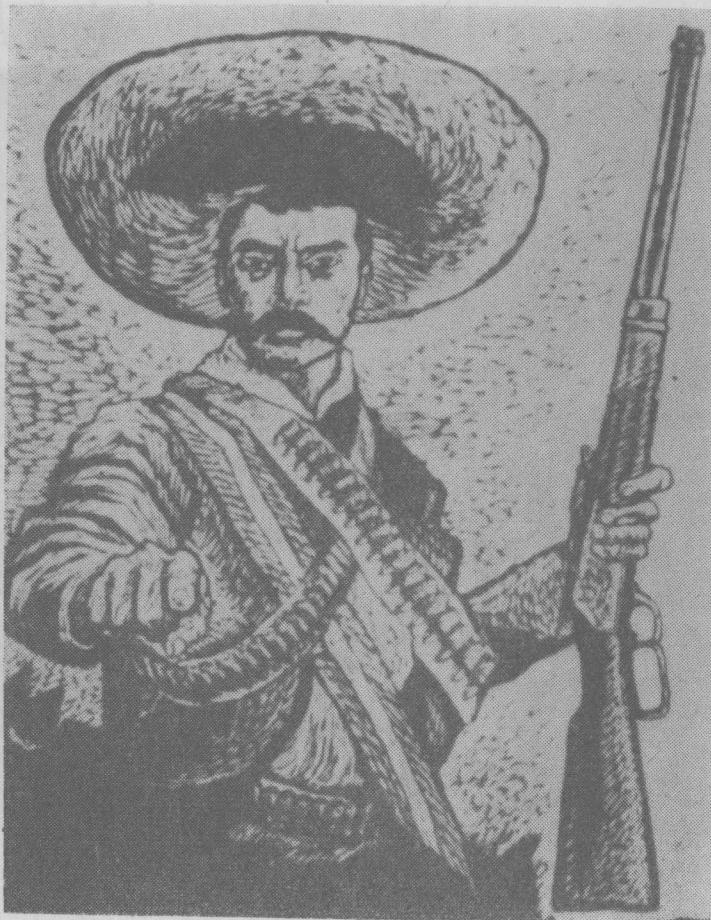
十月，出狱逃亡国外的馬德罗宣布本届总统选举无

效，由他接任临时政府总统。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反对狄亚斯政权，宣布把地主强占的土地归还农民。这个口号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

这时，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已经广泛展开。北方的微亚和南方的查巴塔的游击队接连打败政府军，占领了广大地区。里约布朗科和其他地区的工人也发动了罢工运动。马德罗同微亚和查巴塔游击队取得了联系，革命的洪流汇合起来了。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查巴塔游击队开始向首都进军，其他地



起义軍进入墨西哥城



墨西哥查巴塔战士

区游击队也积极展开斗争。在微亚和查巴塔两支起义军南北夹攻下，统治墨西哥达三十四年之久的狄亚斯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被赶下台去，政权落到马德罗手中。

狄亚斯政权的瓦解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美国总统塔夫特为了挽救狄亚斯的可耻失败，一面派军窥伺墨西哥边境，准备武装干涉，一面通过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威尔逊收买卖国分子，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

以马德罗为首的自由派政府认为革命已经结

束，他們保留了狄亞斯政權的反動官僚機構，仍讓狄亞斯分子占據軍政要職。馬德羅政府沒有滿足農民的要求，反而下令解散要求進行土地改革的微亞和查巴塔的游击队。工人的要求也沒有得到滿足。資產階級已經離開人民羣眾，他們把矛頭指向昨日的同盟者。

微亞和查巴塔拒絕執行解散農民游击队的命令。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查巴塔發表「告人民書」，指出馬德羅欺騙人民，叛變革命，号召人民與馬德羅進行武裝鬥爭，並提出廢除大地产，把土地分給農民。查

巴塔的战斗口号是「土地与自由」。到一九一三年，他已占领了南方六个省。

馬德罗的叛卖给反革命造成机会。一九一三年二月，前狄亚斯政府的反动军人維托利阿諾·卫塔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政变，逮捕馬德罗，夺取政权，自任总统。卫塔的反革命政变激起了人民的愤慨，革命运动继续高涨。年轻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参加了反卫塔的斗争。微亚和查巴塔的游击队是革命军的主力，但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领导权被以卡兰沙为首的自由派所掌握。

当卫塔政权已摇摇欲坠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于一九一四年四月派遣军舰侵犯墨西哥湾，进攻委拉克鲁斯。这次侵略的借口是在墨西哥登陆的美国水兵被扣留了一个半小时。

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引起了人民的无比愤怒，全国各城市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农民游击队给侵略军以坚决打击，卡兰沙也公开指责美国侵犯了墨西哥主权和独立。墨西哥人民的反干涉斗争得到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反干涉委员会，在智利、乌拉圭、危地马拉、哥

斯达黎加都举行反武装干涉示威。在墨西哥人民坚决抗击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美帝国主义不得不于十一月撤退侵略军。卫塔也被迫放弃政权，逃往国外。一九一六年三月，美国进行了第二次武装干涉，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再次迫使美国撤兵。微亚和查巴塔的农民革命军队占领了首都。他们进行了长期斗争，但没有去夺取政权，政权落在以卡兰沙为首的自由派手里。

一九一七年宪法 卡兰沙在全国人民要求下，于一九一五年颁布土地改革法和其他改革措施，其

真正目的是欺騙人民，削弱农民运动領袖的影响。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召开了制宪會議，民主勢力在會議中占优势。民主勢力的代表是宪法委員会主席弗兰西斯哥·姆希卡和著名的革命家莫里納·恩利凱斯。在民主派的压力下，一九一七年通过了由姆希卡起草的宪法。

宪法宣布国家是土地、森林、河流和矿山的根本所有者，严格限制外国人利用墨西哥自然資源的权利，只有墨西哥人民才能占有土地、河流和矿山；教会和股份公司不得占有土地，收回狄亚斯出卖給帝国

主義的租借地，廢除大地产，发展小块土地所有制。宪法还規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职工会权利，禁止計女工和童工負担危險劳动，对产妇在产前产后給予照顧。宪法同时承认資本家有成立組織和关闭工厂的权利。

一九一七年宪法是墨西哥人民反对国内外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結果，它是当时一部比較民主的宪法，体现了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要求。但是，宪法所規定的許多重要条文都沒有实现。卡兰沙不仅拒絕微亚和查巴塔关于土地改革的要

求，还阴谋破坏农民游击队，他和他的追随者相继杀害了这两个为墨西哥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的农民领袖。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

尽管如此，墨西哥革命的成就是巨大的，它沉重打击了国内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土地所有制受到农民革命的冲击，其中一部分已经瓦解。地主政权已开始转到资产阶级手中。这一切为墨西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节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

巴西

廢奴斗争和一八八九年的共和政变 一八二二年巴西宣布独立后，掌握政权的大地主和大种植场主顽固地保存了奴隶制度。彼得罗一世（一八二二——一八三一年）的专制统治和奴隶制度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巴西社会经济的进步。

十九世纪中叶，巴西的经济被卷入世界市场，咖啡、糖、烟草和棉花等农产品的产量日漸增加，手工工

場和大机器工业开始出現和成長。交通运输业也逐步发展起来。一八五一年，巴西与英國开始有輪船往来，一八五二年，建築了國內第一条鐵路，一八七四年，开辟了通往歐洲的海底电报。成长中的資本主义同奴隶制度和封建专制政体发生了尖銳的矛盾，廢除奴隶制度与消灭君主专制政体成为七十一——八十年代巴西資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

奴隶劳动是巴西种植場經濟的基础。黑奴为了自身解放，曾发动无数次起义。广大的人民羣众，包括工人、印第安农民、知識分子和商业資产阶级，都加入

了廢奴斗争的行列。人民羣众的不斷斗争，終于贏得了廢除奴隶制的巨大胜利。一八七一年，彼得羅二世（一八四一——一八八九年）頒布里約布朗科「胎儿自由」的法令，規定从法令頒布后出生的黑奴嬰儿一概获得自由；一八八五年又解放年滿六十岁的奴隶，最后于一八八八年五月，解放全部黑人奴隶。延續三百年之久的罪惡的奴隶制度，終于被巴西人民所摧毁。

廢奴斗争胜利后，巴西人民为了爭取自身的民主权利，繼續进行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斗争。在民

主共和派的不断鼓动下，人民群众于一八八九年六月十一日正式提出「打倒王权，共和万岁」的口号。同年七月十四日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军人趁机而起。十一月十五日，丰塞卡将军和坡索托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废黜彼得罗二世，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

废奴运动和共和政变都不彻底。解放后的奴隶并没有获得土地，转而沦为大地主和大种植场主的农奴和雇农。共和政体的建立也没有触动封建势力的基础。在共和政体的掩护下，大地主和大种植场主

仍然掌握着政权，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但是，一八八九年的政变标志着巴西人民斗争的巨大胜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较广闊的道路。

革命后的经济发展 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发展較王国时期更为迅速。咖啡、橡胶、可可等农产品的产量激增。咖啡是在一七二七年才移植到巴西的。一八八七年，即奴隶制度廢除前一年，輸出量已达一亿五千万公斤。到二十世紀初，巴西咖啡的产量已占全世界咖啡总产量的百分之七五以上。橡胶的輸出量在一八九〇年为一万六千吨，到一九〇五年增至三万

三千吨。可可的输出量到一九一五年也达到四万五千吨，仅次于黄金海岸，居当时世界第二位。其他如糖、棉花、烟草和畜牧业等也都有相当的增长。

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一八八八年全国只有铁路六千哩，到一九〇四年已增至一万零六百哩。一八五〇年只有五十家工厂，到一九〇三年，仅纺织工厂已增至一百四十三家。大城市也开始建立起来。一八九〇年，全国人口共一千四百三十三万三千人，到一九二〇年增至三千零六十三万五千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

然而巴西的经济发展既不稳固，也不正常。农产品的发展只限于咖啡等少数作物，而人民大众所必需的玉米、黍、稻米等食粮还须从外国进口。工业的发展只限于一些食品工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很落后，已成长起来的工业、运输业以及矿山和银行等，也大多为外国特别为英国垄断资本所控制。这些外国垄断资本家与巴西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相勾结，侵吞了巴西生产的全部利益，人民大众仍处于极端穷困的境地。巴西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工农运动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逐渐

形成。十九世紀末，产业工人的队伍已达十余万，到一九二〇年增至二十七万五千人。八十年代前，巴西工人运动的发展比阿根廷和墨西哥缓慢得多。到九十年代后，工人阶级中先进分子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工人运动也得到较迅速的发展。一八九一年，铁路工人举行巴西历史上第一次罢工。一八九二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会上建立了工人政党。大会还号召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和成立工会而斗争。一八九五年，工人群众在圣保罗和圣多斯等城举行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游行。

示威。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对巴西工人运动起了巨大的影响。从这一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群众举行了更为频繁的罢工斗争。一九〇五年爆发了波列斯达铁路工人的罢工。一九〇七年，圣保罗五金工人举行罢工，迫使资本家把工作日从十一小时缩短到九小时，罢工时期的工资照发，并取消解雇工人的命令，驱逐了工贼。一九一〇年，工人还支持水兵起义的斗争。

农民运动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也高涨

起来。农民为了争取土地和自身的进一步解放，于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年間发动了震撼全巴西的巴西依阿州康諾多斯的巨大規模的起义。起义的領導者是安东尼·康西利伊罗和巴热烏等。他們拒絕向政府繳稅，夺取地主的土地，並在森林草原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他們自制武器和彈藥，广泛地运用游击战术，多次击败武装精良和人数众多的政府軍的圍攻。直到一八九七年，起义才被鎮压下去。一九〇二——一九〇六年間，农民再次发动起义。这次暴动具有明显的反帝性质，不仅打击了当地地主，也直接打

击了美国托拉斯——木材公司和巴西铁路公司。起义者在士兵約瑟·馬利阿领导下到处夺取地主土地，并把土地分给农民。

英法聯軍之役，清政府之敗，實為中國歷史上一大變故。其後，中國之政局，遂一變而爲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狀態。而中國人民，亦一變而爲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人民。其後，中國之社會，遂一變而爲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社會。而中國之經濟，亦一變而爲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經濟。

中國之社會，既已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社會，則中國之經濟，亦必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經濟。中國之經濟，既已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經濟，則中國之社會，亦必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社會。

第三十章 一九〇〇——一九一四年的

第二国际 列寧反对机会主

义的斗争

第一节 二十世紀初的国际工人运动 和第二国际

二十世紀初的国际工人运动 二十世紀初，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殖民地与宗主国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銳。各国工人的斗争和被压迫国家的民族民主

运动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结束了从一八七二年开始的「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实践問題已經提上历史日程。这个新的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二〕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坚强的馬

〔二〕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

克思主義革命政党的領導。一九〇三年，列寧在俄国
建立了一个同第二国际其他政党有原則区别的新
型政党——布尔什維克党。列寧和布尔什維克肩負
起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任务。无产阶级
革命的斗争手段、步驟、目标、策略等一系列的新問題，
必須在理論上和組織上得到解决。列寧着手解决並
通过革命实践及时总结了这些問題。各国社会民主
党内形成的左派，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也逐渐团结
到以列寧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党的周围。

帝国主义时期，各国壟斷資本集团爭夺殖民地

的斗争日益激烈，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扩军备战，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国际冲突更加频繁，战争危机日益严重。帝国主义战争与殖民地问题成为世界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在第二国际历届代表大会上，这些问题成了革命派和机会主义者争论的焦点。

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和工人贵族阶层的扩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倾向也不断滋长。机会主义者力图阻挠革命运动，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影响的加强以及工人运动的高涨，他们就采取各种形式散布改良主义的幻想。

揭露和粉碎各种机会主义派别，摆脫它們的思想影响，把工人羣众引上革命道路，便成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任务。

巴黎代表大会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

巴黎举行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欧美两洲二十一个国家約八百个代表。大会討論的主要問題有关于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以及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問題、殖民地問題、軍国主义問題和組織問題等。

大会圍繞法国米勒兰入閣問題，展开了关于夺

取國家政權的道路以及與資產階級政黨聯合問題的激烈爭論。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和改良主義者饒勒斯等人認為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在一個政府內合作是毫不足怪的現象。伯恩施坦公然宣稱：米勒兰參加資產階級政府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第一步。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奧威爾表示，他們希望「不久也將成長到這一地步」，並對威廉二世未訖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擔任大臣表示惋惜。饒勒斯認為米勒兰入閣是社會主義者利用資產階級政權的開始，他幻想「社會主義」閣員可以自上而下地爭取一些改

良措施，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逐渐改变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从而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蓋德当时还采取反入閣立場，反对米勒兰参加資产阶级內閣。蓋德认为，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一个人不能同时既是代表資产阶级利益的閣員，又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者。蓋德說，每一个閣員都要对資产阶级政府的全部罪恶政策負責，米勒兰的入閣只能使党在工人羣众面前威信扫地。他还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通过参加資产阶级內閣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社会党人参加

資产阶级政府，最多也只能实现微小的改良，而这种改良絲毫也不会改变无产阶级的地位，要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必须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别无出路。这些反入閣派的观点得到左派的支持。卢森堡在发言中坚决反对改良主义者支持米勒兰的背叛言行，指出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只能使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腐化和混乱。意大利社会党人费里也駁斥了个别社会党人可以参加资产阶级内閣的詭辯。

在革命的左派与投降主义的改良派展开原則
斗争的时候，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考茨基却以維
护「国际」統一为名，力图調和这場斗争。他提出了
一个折衷的決議草案，即所謂「橡皮決議案」。这个
決議草案把社会党人参加資产阶级政府視為「非
原則性的策略問題」，认为毋庸爭議。草案說：「单独
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資产阶级政府不能被认为是一
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作为一种被迫的、临时
的、例外的手段。假如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勢必要求采
取这种危險的嘗試，这只是一个策略問題而不是一

個原則問題，国际大会对此不必有所表示。」这种以所謂策略来代替原則的詭辯，实际上就是为一切右派投降活动大开方便之門。考茨基的「中派」調和主義立場帮助了右派。

由于左派的不成熟和斗争的不夠彻底，这个決議草案只經過一些不重要的修改就在大会上通过了。考茨基的決議案的通過标志着第二国际向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投降的第一步，此后右傾机会主义者更加猖狂。

这次大会还討論了殖民地問題。由于左派的努

力，通过了基本上正确的決議。它譴責了殖民主義，号召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并且建議各國社会党研究殖民地問題，协助殖民地人民成立社会党。

关于反軍国主义問題，大会通过的決議指出，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加强使軍国主义和战争危机日益增长，並提出一些反对軍国主义和战争的实际措施，如要求各國社会党在青年中加强反軍国主义的宣傳，在議会中投票反对任何軍費开支和用于侵略殖民地的一切費用。

大会还通过決議，成立第二国际的执行机构——国际社会主义执行局。这个組織本来應該在各国无产阶级进行共同斗争上發揮組織和指导作用，然而它是一个松懈的組織，一开始就很完全为机会主义者所掌握，实际上只起了「信箱」的作用。

巴黎大会是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會議。在这場斗争中，第二国际进一步分化，形成了三个派别，即左派、右派和中派。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巴黎大会后，由于各国經濟危机的加深，帝国主义国家內阶级矛盾极端尖

銳，各國革命的羣眾運動日趨高漲。瑞典、意大利和比利時都發生了總罷工。俄國已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如何準備無產階級的力量去進行革命搏鬥，這是當時國際工人運動中最迫切的問題。

一九〇四年八月，第二國際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歐、亞、美、非、澳二十四個國家的四十個工人組織和社會主義組織的代表約四百八十人。出席大會的代表中有革命派，也有機會主義派。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出席大會的是普列哈諾夫等五個孟什維克分子。布尔什維克在同孟

什維克激烈斗争之后，获得了单独派遣代表参加大会的权利。虽然列寧沒有亲自出席大会，但他积极领导了布尔什維克代表的活动。他为布尔什維克党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說明材料」拟定大綱，并亲自写了其中一章，仔細审閱了报告的全部內容。这份报告說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斗争的情况，并指出有关組織問題的根本原是关系到建立一个革命的或改良的政党的根本原則問題。

大会是以工人国际团结的大示威开始的。在全

体代表雷鳴般的掌声中，日本社会党代表片山潛和俄国代表互致祝辞。大会还通过了譴責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決議。

大会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社会党人策略的国际原則問題、总罢工問題、党的統一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等。

阿姆斯特丹大会的斗争是一九〇〇年巴黎大会斗争的繼續，中心議題仍然是由于米勒兰入閣所引起的社會党人策略的原則問題。当时还没有暴露投降主义面目的蓋德，在会上代表法国党說：修正主

主义者企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想用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策略来代替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后果就是把一个要改变现存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政党变为一个只要对资产阶级社会加以改良即感满足的政党。他说，党的任务就是「坚决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一切国家内扩大并巩固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反对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对殖民地制度，反对剥夺人权以及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并要用一切方法达到发展社会立法的目的。」卢森堡等德国左派支持法国党的提案。瑞士

社会民主党人莫尔說：「如果激进党人給我們几个閣員位置，他們这样做只是为了要把我們变成馴順的家畜。」他說，社会主义者絕不能以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來麻痹自己，來瓦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倍倍尔发表了維护一九〇三年德累斯頓決議的有力演說，严厉地斥責入閣派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无情地揭露修正主义者以策略为借口而出卖革命原則的伎俩。他說：「如果必要，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改变二十四次策略，可是无论如何不允许策略与我們的原则相抵触。」倍倍尔的演說不仅

維护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争學說，而且在支持上述提案上起了很大作用，使左派在这次大会最主要的问题上获得了大多数的拥护。但在談到德国党的活动时，倍倍尔却又过高估計了議会斗争的胜利。

右派饒勒斯等人在发言中仍然贊成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閣，并企图刪去上述提案中一切譴責修正主义的詞句，妄想恢复巴黎大会的「橡皮決議案」的精神。

中派首領考茨基竭力避免針鋒相对的論战，繼續施展調和迁就的手法。他企图証明修正主义的危

險已被制止，硬說「意見的分歧是不大的」，主張「和和氣氣地」與修正主義者商量，同他們保持統一。然而，中派的企圖沒有得逞，大會最后以二十五對五票通過了法國黨的提案。

這個決議的通過表明左派在解決國際工人階級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上，比巴黎大會前進了一步。不
仅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受到打击，而且中派的調
和手法也沒有得逞，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重大勝利。
但大會對機會主義者的鬥爭是不徹底的，既沒有同
修正主義者決裂，又回避了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

产阶级专政問題。

俄国以及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罢工运动，促使大会討論了总罢工問題。左派抨击工会官僚分子对总罢工所持的否定态度，同时也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謂「絕對总罢工」的錯誤論点。大会最后通过了荷兰代表罗兰·霍斯特的提案，指出在各主要生产部門中，工人可以利用羣众性罢工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大会決議承认羣众性罢工，这是一个进步，因为这等于承认了議会以外的斗争形式。但決議把羣众性罢工夸大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最后的」

手段，避而不談武裝起義。

大會還就工人政黨的統一問題作出了決議。決議指出：為了集中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力量，必須在每個國家中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政黨，以與資產階級政黨对抗。但決議沒有指明這種統一只有在承認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當時歐美各國社會黨中機會主義者已很囂張，並且常常是由他們來決定黨的政策路線，如果不堅持在馬克思主義原則上的統一，實際上就是要左派放棄革命的原則，向機會主義者投降。只有俄國布尔

什維克和保加利亚严紧派拒絕把大会的这一決議視為自己应履行的义务。法国社会主义者执行了这个決議，蓋德派和饒勒斯派从此联合起来，成立了統一社会党，饒勒斯派在党内占据优势。

在討論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問題时，机会主义者占了上风。殖民地問題的报告人是荷兰代表凡·柯尔。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对本国的資产阶级殖民政策作斗争，仅仅是为殖民地人民爭取实现一些政治上、經濟上的改良。決議只提到社会党应当爭取建立議会对資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和殖民政策

的監督，「應使本地居民得到與其發展程度相當的自由與獨立。」決議根本沒有提到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鬥爭和民族自決的原則，除議會鬥爭方法外，也沒有提出其他反對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有效措施。這個決議縮小了社會民主黨在反對資產階級殖民主義鬥爭中的任務，背棄了倫敦大會的決議。

阿姆斯特丹大會的結果表明，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者在和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黨的統一、總罢工和殖民地等問題上却表現出機會主義傾向的滋長。特別是以考茨基

为代表的中派力图同修正主义者調和妥协，以保持「党的統一」和「党内和平」，这就使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在第二国际各党中的影响得到进一步的扩散，后来終于葬送了第二国际。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和第二国际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对亚洲被压迫民族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九〇五年革命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提供了丰富的經驗。列寧对于在革命实践中提出来的許多問題，如羣众性政治罢

工的方法和作用、武装起义、資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苏维埃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成立巩固的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等等，都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阐发。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如何估計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意义、性质和前途，如何对待这次革命的斗争手段和經驗，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理論和策略，成了各国社会主义者激烈爭論的問題。从这时起，第二国际内部的各种倾向和派别間的区分更加明显了。

第二国际中的优秀的革命者热烈欢迎一九〇

五年革命，並认真地从俄国革命中吸取經驗。德国的梅林在祝賀俄国革命时說：「俄国的胜利就是德国的胜利，欧洲的胜利，国际的胜利。」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以卢森堡、梅林、卡尔·李卜克內西、蔡特金为首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主張拥护「俄国的方法」。虽然改良主义者竭力反对，大会还是承认了群众性政治罢工是保障和扩大劳动者权利的斗争手段。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組織上仍然輕視党的领导作用，多数人都不了解列

寧關於工农聯盟以及工人運動與民族運動相結合的思想，並錯誤地把羣眾性罢工看作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

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則对俄国革命采取另一种态度。他們否认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认为俄国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他們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學說，荒謬地認為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会有一个长期的停頓，只有到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时候，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們反对武装起义，硬說在西欧国家中无产阶级只能通过議会

斗争的方法获得胜利。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执行局委员之一的安塞尔竟狂妄地說：「难道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会給我們提出我党的策略嗎？」

对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态度，成了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試金石。經過这次規模巨大的革命斗争，左派更加紧密地團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右派和中派則越来越深地陷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坑。

第二节 一九〇七——一九一四年的

中的革命派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八

——二十四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第二国际历次大会中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二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八百八十六人。大会开幕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了一次六万人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群众大会上，德国的左派蔡特金发言，热烈赞扬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指出这次革命是「一系

列革命的序幕，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摧毁自己的枷锁而掌握世界。」

列寧亲自出席这次大会。以列寧为首的布尔什維克代表团和波兰、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紧密合作，同机会主义者在许多重大問題上展开了尖銳的斗争。

斯图加特大会的議題有軍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問題、殖民地問題、党与职工会的关系問題等。

反对軍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問題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議題之一。当时国际关系日趋紧张，社会民主党

人必須对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表示态度，提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列寧亲自参加討論这个問題的专门委員会。在委員会上，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共提出了四个決議草案。法国的爱尔威提出的決議草案反对一切战争，并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只靠选票爭取和平的錯誤立場，譏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是些「善良的、知足的、飽食終日的小市民」。他駁斥倍倍尔区分帝国主义战争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以及主張工人阶级應該參加防御性战争的論点，說当两个大国发生战争时，无所不为的資产阶

級报刊就会煽起民族主義风暴，使我們难以区分。爱尔威主張以罢工和起义「回答」任何战争。但正如列寧所說的，爱尔威的觀點是一种半无政府主義觀点。「他不懂得，战争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絕參加革命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可能發生，而且也曾經发生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不懂得，能不能『回答』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的手段，同时这个斗争的目的不应当（这是爱尔威思想的第三个誤解和考慮欠周的地方）

以和平代替戰爭，而應當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

以饒勒斯和瓦揚為代表的法國社會黨多數派提出的決議草案既沒有指出反軍國主義鬥爭的具体措施，又沒有區別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完全站在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立場上，主張在「防禦性」戰爭中「被威脅國」的工人應該保衛「祖國」。以蓋德为代表的法國社會黨少數派提出的決議草案否認有專門進行反軍國主義活動的必要。他认为，爭取社會主義的宣傳本身就是爭取和平的宣傳。

倍倍尔提出的決議草案虽明确指出，軍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戰爭只有在資本主义制度被消灭后才会消失，但是他的決議草案沒有具体規定社会民主党人反軍国主义的斗争策略。由于害怕革命行动会遭到統治阶级的鎮压，他还強調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那些可能給党的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給党的存在招致不幸后果的斗争方法」来反对軍国主义，力图把反軍国主义斗争限于在議会中

〔二〕列寧：《斯圖加特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見《列寧全集》，

反对軍事預算的范围。倍倍爾甚至掩飾德国統治集团的軍国主义性质和侵略野心。他說：「好战派在德国的确还没有什么实力，在政界也还没有什么基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也使德国的权威人士不希望有战争」。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主張：如战争終于爆发，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站在本国資产阶级方面，参加「防御性」的战争，以「保卫祖国」。福尔瑪竟在大会上公开宣称：「对人类的高度的爱並不妨碍我們做个很好的德国人」。

列寧曾經說，如果爱尔威派的觀点是「英勇的

愚蠢」，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場和主張則是右傾机会主义的怯懦和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列寧認為，倍倍尔提出的決議案是片面的、僵死的、近于机会主义的。他只承认議会斗争，推崇和平手段，而不談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这种办法不会损害資产阶级，而且为自由資产阶级所贊許。列寧还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站在本国資产阶级方面参加「防御性」战争的看法是机会主义的，因为这种主張实际上就是号召参战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轉到資产阶级的护国主义立場。

爱尔威的发言和倍倍尔的決議草案遭到了列寧、卢森堡、蔡特金、李卜克內西以及其他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卢森堡在发言中強調在战争爆发时不仅要靠宣傳鼓動尽速結束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加速资产阶级統治的崩溃。

列寧和卢森堡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場，对倍倍尔起草的決議案提出了原則性的修正和补充。修正案指出軍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間有着必然的联系，它是資产阶级进行統治和在經濟上、政治上压迫工人的主要手段。修正案揭露統治阶级为了本身的

利益經常培养民族主义的偏見，使无产阶级背棄它的阶级责任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义务。修正案号召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努力以世界各族人民团结的社会主义思想，对青年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使他们經常保持阶级觉悟，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不被资产阶级所利用。修正案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号召国际社会民主党要尽力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唤醒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这样，經過列寧、卢森堡修正的決議草案清除了倍倍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并在

大会上一致通过。決議要求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并且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正如列寧所說的：「这个決議既具有正統的，也就是唯一科学的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同时也向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用福尔瑪的眼光閱讀不了这个決議，而幼稚的爱尔威思想的狹窄框子也容不下这个決議。」〔二〕列寧和卢森堡的修正案中所包含的思想，成为后来哥本哈根大会的反战決議和巴塞尔反战宣言的核心。

大会上另一个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是殖民地

〔二〕列寧：《斯圖加特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見《列寧全集》，

問題。在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中，以荷兰代表凡·柯尔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占多数。他們在提交大会的決議草案中竟公开宣称：「大会並不在原則上譴責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傳播文明的作用。」德国代表达維德、伯恩施坦和英國代表麦克唐納都站在殖民主义者立場上拥护凡·柯尔。达維德还进一步补充了凡·柯尔的決議草案，他建議拟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方針去爭取實現一种

「有益的」殖民政策，「各国社会党的代表应当向本国政府建議締結一項国际条約，为殖民地本地居民規定一定的权利。」伯恩施坦竟提出对「未开化」的民族必須实行「监护」，並无耻地坚持德国經濟的穩定必須建立在对殖民地产品加工的基础上。麥克唐納則竭力贊揚英國的殖民政策。自命为「左派」的中派分子列德布尔也支持凡·柯尔关于制定一个「殖民法」的建議，主張将殖民地剥削引入「合法」范围。

这些发言証明了欧洲各国社会党的机会主义

領導是如何关心資產階級的殖民主義利益。列寧曾經指出，凡·柯爾的決議草案「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資產階級政策，退向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替殖民戰爭及野蠻行為辯護。」^[2]

以列寧为首的布尔什維克、波兰左派社会民主黨人和德国的部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坚决反对凡·柯尔的決議草案，并提出修正案，要求大会坚决譴責資產階級的殖民主義。修正案指出：資產階級殖

本[2]列寧：《斯圖加特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見《列寧全集》，

民主主义必然导致奴役、强制劳动以至屠杀殖民地本地居民，所謂「傳播文明」的使命乃是帝国主义用来掩盖其对殖民地进行掠夺和殘暴統治的借口。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族人民才能参加真正的文化生活。資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並不是去提高生产力，相反，它是用奴役殖民地人民並使他們破产的方法，用駭人听聞的毁灭性的战争的方法，破坏殖民地国家的国民財富。这个革命派的修正案和凡·柯尔的机会主义的決議草案一并提交大会討論。

由于革命派的坚持斗争以及許多弱小国家和

被压迫民族的代表的支持，大会终以一百二十七对一百零八票的多数否决了凡·柯尔的決議草案，通过了經委員会中少数派——布尔什維克和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修改过的決議草案。这是馬克思主義革命派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的另一个重大胜利。

但是当时的革命派中除列寧外，还有不少人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它与宗主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大会通过的決議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仅仅責成社会党

的議會黨團在議會中進行鬥爭，反對剝奪和侵犯殖民地人民的權利，促進改善生活狀況的改革，而沒有号召社會民主黨人開展議會外的羣眾性的鬥爭，以反對殖民主義和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沒有提出民族自決權的原則。

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另一個議題是黨與職工會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革命派和機會主義者也展开了激烈的爭論。在大會之前，機會主义者已在各國工人運動中宣揚「工會中立性和非黨性」的觀點，給各國的工會運動帶來極大的危害。在

大会上，机会主义者又以各种辞句来兜售这种观点，力图否定党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在討論这个問題的專門委員会上，主張工会中立論的代表都支持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出的決議草案。这个決議草案認為，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應該是独立和自治的，两个組織的关系是「自由合作」，「彼此不相从属」，工会斗争的任务只限于純經濟的目的。

俄国布尔什維克代表和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坚决捍卫工会必須接近党和承认党的领导的原则，

反对西欧修正主义者和俄国孟什维克的工会中立論。他們在委員会和大会上都主張以比利時代表團提出的決議草案作為大会決議的基础，因为这个提案虽然沒有承认社会民主党对工会的領導作用，但它反对工会中立的觀点，要求工会貫彻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提出社会主义者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以及「爭取目前已脱离阶级斗争的工人組織，並引导它們去进行爭取社会主义的自覺斗争」的任务。

然而，委員会中的多數反對比利時代表的提案，

並且通過了由奧地利代表別爾提出的決議草案。這個提案雖然在名義上反對工會中立論，也建議在黨和工會之間建立「極密切的聯繫」，但又宣揚能保証工會鬥爭勝利的，不是黨的領導，不是與社會主義運動的聯繫，而是「職工會間的互助」。別爾的提案得到受工會中立論毒害最深的德國代表的支持，他們企圖用這個自相矛盾和含糊其詞的提案作為大會決議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又力爭對別爾的決議草案進行原則性的修改，要求決議中必須譴責修正主義的「勞資協調論」，號召工會在組

織上統一起來，並對工人羣眾進行社會主義思想宣傳和教育。由於革命派的堅持，大會最後通過的決議比別爾原來的決議草案前進了一步。決議指出：「為了使無產階級從精神奴役、政治奴役和經濟奴役的枷鎖下徹底解放出來，工人階級必須同時進行全面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在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中，不論黨和工會都執行着同樣重要的革命任務。」決議還指出，工會組織和黨必須行動一致，並且強調「工會和黨組織的相互關係愈密切，工人階級的鬥爭便愈有成績」；「工會進行工作時只有從社

会主义的前提出发，才能担当起它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责任」、「如果工会只从行会式的利己主义和劳资利益协调论出发来关心会员的利益……工会的活动就会一败涂地」。由于机会主义者的阻撓，党对工会的领导問題在決議中仍未提出。但決議毕竟拒絕了修正主义者的工会中立論的觀点。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決議連一个字也沒有提到工会中立性和非党性。相反，它极其肯定地认为工会和社会党必須有密切的联系並且要巩固这种联系」。^(二)

从斯图加特大会的討論中，可以看出第二国际

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已愈来愈深地陷入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泥潭，德国和法国两个大党起着特别恶劣的作用。正如列寧所說的，「出現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痛心的現象，就是一向捍卫馬克思主義革命觀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表現动摇或者說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場。」〔三〕德国代表在大多数委員会內和大多数問題上都成了机会主义的首領。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革命派正在迅速成长，以列寧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在这次大会上努力捍卫馬克思主義革命觀点，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显著。正是由

于布尔什維克和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斗争，才使这次大会在许多重大問題上通过了基本上是正确的、符合馬克思主义精神的決議。列寧曾写道：「总的說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鮮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要的問題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革命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問題。」^{〔三〕}大会的各项決議在确定社

〔二〕列寧：《斯圖加特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見《列寧全集》，

第一三卷，第六二頁。

〔三〕同上書，第六九頁。

会主义政党的策略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者从来就不想去执行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大会结束后，他们立即抛开了这些决议。比利时工人党领导人、国际社会主义执行局主席范德维尔德竟违反了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赞成比利时兼并刚果。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竟为英法同俄国缔结的协约进行辩护，认为这个帝国主义集团是「和平的保障」。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机会主义者在一九〇七年埃森代表大会上猛烈地攻击党内左派，并扬言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

任何战争中都将「保卫祖国」。考茨基竟反对在德国进行反战宣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兼并是正当的。

与机会主义者相反，列宁和第二国际的左派为坚决贯彻大会决议进行不懈的斗争。卢森堡曾严厉地驳斥和谴责饶勒斯赞扬协约国的发言；李卜克内西写了《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一书，揭露帝国主义的备战政策。保加利亚严紧派、荷兰《论坛报》

〔三〕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會》，見《列寧全集》，

左派社会党人也积极进行反战宣傳。在貫彻大会決議方面，列寧对布尔什維克提出了两个任务：第一，在宣傳大会決議时，必須說明国际社会民主黨中机会主义和革命派的斗争；第二，必須以大会決議的精神进行宣傳。

斯图加特大会后，列寧以巨大的精力在国际上揭露和抨击机会主义，发表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义》（一九〇八年）、《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九〇九年）、《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九一〇年）、《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

义》（一九一一年）、《馬克思主義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九一一年）和《馬克思主義学說的历史命运》（一九一三年）等著名論著，对右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系統的和彻底的批判，繼續发展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后的三年中，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活动愈益猖獗，战争危机一再发生。英国和德国开展瘋狂的造舰竞赛。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波斯尼亞危机几乎演成大战。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第二国际于一九一〇年

八月二十八日在哥本哈根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将近九百人。列寧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丹麦社会民主党組織了有五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大会討論的議題有反对軍国主义与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工会运动的統一与国际团结等問題。在关于反对軍国主义与战争問題的決議中，大會重申斯图加特大会的原則，建議各国党一致抗議战争行动，要求本国政府裁減軍备，要求由国际仲裁法庭解决国际糾紛。但是決議中所提出的反对扩軍的手段只限于議会的質問，而不是議会以外的羣众

性的革命行动。这种反战的決議等於一紙空文。

大会討論了合作社問題。当时欧美各国工人希望改善物质生活，积极参加合作社組織。在各国工人中，广泛流傳着把合作社看成社会主义組織，以及通过发展合作社使資本主义轉变为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觀点。提交大会討論的有三个決議草案：第一个是比利时工人党提出的草案，它指出合作社能夠帮助工人对投机商进行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輔助工具，并表示合作社应与社会党建立密切的联系；第二个是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出的草案，主張合作社在阶

級鬥爭中实行中立，反对社会党在合作社內进行工
作，並把合作社看成是資本主义社会內的社会主义
社会的細胞；第三個是法国社会党少數派提出的草
案，指出合作社不是阶级組織，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合
作社具有資产阶级的性质，但工人既然参加了合作
社，就应当利用合作社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法国党
少數派主張社会党人摒棄将合作社視為資本主
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手段的幻想，應該在合作社
內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宣傳，向羣众說明他們的真正
任务是夺取政权，改变生产資料的所有制。

以列寧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也提出一个決議草案，全面地論述了合作社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草案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合作社只能起改进工人生活的微小作用，它不是同資本进行直接斗争的工具，它会使工人产生不經過阶级斗争、不剥夺资产阶级就能解决社会問題的幻想。因此合作社不能离开党，必須在党的指引下向工人傳播阶级斗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

由于左派的坚持，大会最后通过的決議案指出：一合作社运动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工人获

得解放，但是它仍然是階級鬥爭的一個有用武器。工人階級通過階級鬥爭達到自己直接的目的，即奪取政權和經濟上的權利，並實現所有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的公有化。」

大會討論了工會運動的統一和國際團結的問題，並總結了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罷工鬥爭的教訓。一九〇九年瑞典工人舉行同盟罷工後，成千上萬的工人被資本家解雇，而英國工會竟拒絕援助，法國工人組織也只送去了七千瑞典克朗。這就表明第二國際各國工會組織間缺乏團結。大會的決議号召

各国工会加强合作，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互相支持，建議成立工会組織的国际合作机构，改进和扩大社会主义报刊的国际联系，更积极地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影响展开斗争。

哥本哈根大会的許多決議对于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工会和合作社的发展以及社会党影响的扩大，都有重大的意义。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执行了折衷路線，主張工人运动无条件的統一，于是修正主义者乘机加强他們的地位。只有列寧和布尔什維克党團結了波兰、德国、保加利亚、荷兰等国的左派社会民

主党人，对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才使大会在許多問題上作出了比較正确的决定。

巴塞爾非常代表大会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之

后，許多国家的工人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羣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在議会中，社会民主党人提出限制軍备的要求。一九一一年，国际社会主义执行局号召各國举行游行示威，抗議德、法在摩洛哥的侵略活動。意大利社会党人发出声明，反对意土战争。一些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也积极展开了反战宣傳。但是帝国主义者不顧这些抗議，繼續加紧扩軍备

战和侵略活动。一九一二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

在世界大战已处于一触即发的形势下，第二国际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工人阶级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强大示威。会议专门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反战宣言，严厉谴责沙俄、德、英、法、意等帝国主义的备战活动，热烈赞扬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宣言号召各国人民采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就利用它来加速社

会革命。宣言写道：「訖各國政府不要忘記：在歐洲當前的局勢和工人階級的激憤情緒下，如果它們胆敢把戰爭惡魔縱放出來，它們本身也不是沒有危險的。」讓它們記住：普法戰爭引起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戰爭喚起了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宣言向世界無產階級發出了行動的号召：「大會向你們——各國無產者和社會黨人呼吁，不要在這緊急關頭袖手旁觀！在世界各處用一切方法來表達你們的意志！盡一切力量在議會中提出你們的一致抗議，聯合起來舉行示威游行和發起羣眾運動，利用無產階級組織和威

力所賦予你們的一切手段，以便証各國政府經常看到敏于觀察、生氣勃勃、堅決保卫和平的工人階級的意志！讓我們以無產階級的各族人民友好團結的世界來同剝削與屠殺人民的資本主義世界相抗衡！」

宣言反映了各國工人激昂的战斗情緒，顯示了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堅強意志。宣言動員組織並鼓舞了廣大羣眾起來進行鬥爭。俄國、德國、法國各地的反戰運動不斷加強。盧森堡、蔡特金、李卜克內西、梅林、季米特洛夫、加香等堅決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積極投入反戰活動。他們不斷地組織羣眾集會



卡尔·李卜克內西作反戰演說

列寧同
蘇聯宣
布全勝
祖國之父
國各地
內西行

和示威游行，发表演說，揭露戰爭危机的逼近，譴責本國資產階級軍火商人的阴谋，譴責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集團的背叛行為。李卜克內西屢次勇敢地揭露德國軍國主義的戰爭阴谋，並向劳动人民指出：「危險不是來自外部敌人，而是來自我們的內部敌人，首先是來自国际軍事工业。」卢森堡不顧右翼領導者的压制，支持李卜克內西的革命行动。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德国左派要求利用一九一二年选举的胜利，向壟斷資本、容克地主和軍国主义进攻，把反战斗爭同爭取扩大选举权和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結合起来。

保加利亚严紧派也坚决投票反对政府的军事借款案，並严厉譴責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各国社会民主党表示不要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

但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从来沒有准备认真执行巴塞尔宣言。他們仅仅是因为害怕群众的指责，才沒有公开阻撓巴塞尔宣言的通过，只假意发表了許多冠冕堂皇的反战演說，企图以此麻痹工人，束缚群众的手脚，把反战活动局限在議会之内。考茨基一面高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一面又叫喊：如果工

人起来組織反对战争的武装起义和总罢工，那将是錯誤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还千方百计地替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粉飾，散布对本国反动政府的幻想，不断重复「保卫祖国」、「保卫文化」等沙文主义口号，为扩軍备战施放烟幕。意大利的比索拉蒂竟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贊揚意大利对土耳其的侵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議員公开投票贊成軍事預算案。英国的汉德曼成了英国海军的狂热崇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国际已是一支强大的有組織的力量。参加第二国际的二十二个国家的

二十七个社会民主党工党和工党，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在第二国际影响和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约有七百四十万人（一九一二年）。除许多妇女和青年组织外，各国社会民主党还领导了三千多个消费合作社，约九百万会员（一九一四年）。但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不愿发动这支强大的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冲击资本主义制度。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各国党的领导人纷纷变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甘心充当帝国主义政府的工具。

偉大列寧和俄國布尔什維克高舉馬克思主義

的革命旗帜，团结第二国际的左派，坚持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大会决议中的正确原则，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坚忍不拔的斗争。